

迪庆，让我顶礼膜拜的故土

●夏纳·洛桑江才

记得1997年，我第一次离开中甸(香格里拉)去省城上学。当年正是云南省人民政府根据专家论证，认为中甸在地理环境、民族文化等很多方面与詹姆斯·希尔顿在小说《消失的地平线》中所描述的香格里拉十分相似，遂向世界宣布：世人寻觅了半个多世纪的“香格里拉”就在中甸，那是一种永恒、和平、宁静的象征。当时恰逢我离开香格里拉，从此便无法释怀。也正是这样的难以释怀，使得香格里拉成为了我多年的梦想，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去了解关于香格里拉的一切。在这过程中我甚至曾经怀疑过，彷徨过，失望过，最后还是一笑而过，香格里拉成为我内心深处的念想，甚至莫名其妙地冒出一个没有来由的信念：我一直坚信我会创作出属于香格里拉的作品。

从小生活在都市步履匆忙的街巷，可繁华的都市却没能留住我的心。在2014年大学毕业，很多同学都在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创业或者打拼自己的事业。而我的内心却是那么强烈渴望回到家乡，因为我深信不疑——“香格里拉”就是我事业的起点。回归家乡，是为了让自己的脚步慢下来，让身心静下来，给自己定位。用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并通过我的工作去展现香格里拉，只要完成了我的创作，那就行了。再回头来看自己走过的历程，没有什么让我后悔的，回归香格里拉的初衷与坚持，是要通过自己的作品，向大家展现香格里拉的容貌与文化背景，即使这种形式不被认可，即使有人担心这种工作不够商业化没有市场，但只要完成了艺术创作，就是我回归最大的追求。每个人在拍摄电影期间会遇到很多困难，我肯定也不例外。

我第一次拍摄关于香格里拉的电影是在2012年，那年我二十出头，拍摄《香格里拉·转爱》。期间遇到过很多的困难，为了寻求香格里拉的最佳美景，我们去了很多人烟稀少的地方，有些地方甚至是不通车的，所以很长的一段山路全靠我们自己徒步行走，而且还要背负很多的拍摄器材和道具，但幸运的是我们完成了拍摄。让我意想不到的是，这部电影竟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，荣誉纷至沓来，鲜花、掌声、荣誉转眼间化作我前进的动力。《香格里拉·转爱》也使我坚定了投身影视业的信念。置身于人生理想的愿景，激情不由自主地燃烧，紧接着开始筹备以香格里拉为主要背景的电影《探秘者》，70%的场景在香格里拉拍摄，其余30%取景于上海，将大都市的繁荣与香格里拉的神秘美丽完美结合。影片在香格里拉完成申报审批，并在2015年全国公映。我们把电影首映仪式、新闻发布会也一并香格里拉举办，因为在得到社会各界认可同时，特别是想让更多的媒体因为电影而关注香格里拉。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《探秘者》在第1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国际A类电影节入围。更多的人开始关注我这个年轻人，可以肯定地说，电影使我跻身于影视行列，在这群雄逐鹿的竞技场上享有了立足之地，积累了我在制作电影上的创作经验，也为我今后的创作生涯夯实了最为坚实的基础。饮水思源，一切荣誉都是故乡的恩赐，所以我很感恩这里的一切，心中暗暗发愿往后每一部作品都要展示香格里拉的种种殊胜。

2016年是忙碌的一年，随着迪庆州成立60周年的到来。我开始筹备拍摄《世界的香格里拉》形象片，这对于我来说是令人振奋的创作，也是我最为重要的拍摄，我必须把所有的能量集中起来。它对我的意义非比寻常，是我完成自己表达心愿契机、抒发热爱家乡情感的突破口。所以《世界的香格里拉》就天经地义地成为我心中的挚爱。以迪庆州60周年的历史变迁为脉络，作为生长在迪庆这片土地上的儿女，我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亲眼目睹、亲身感受的惊艳变迁告诉世界。

迪庆与我有血脉之缘，回溯到60年前，1957年9月13日，我的祖辈松谋活佛(昂翁洛桑旦增嘉措)当选迪庆首任州长，州名“迪庆”为松谋活佛所取，意为“吉祥如意、富足兴旺、平安安乐”。我作为松谋活佛的子孙，继承松谋活佛遗志，更要为家乡做更多的事情。世事变迁

沧海桑田，往事如浩荡的风烟，历史如昂然伫立的雪山，在逝去的岁月，松谋活佛、夏纳古瓦(孙诺品楚)他们都为迪庆发展乃至中国革命做出过巨大贡献。作为他们的后人，处在新时代的我，效仿祖先敢于使命担当是必然的选择，因此，在这三年半载里，我毅然决然地去筹备以迪庆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。虽然在有些人看来是秋行夏令，而我却乐此不疲，我认为：人的理想信念、价值追求不同，格局行为自然不同。矢志不渝地弘扬民族文化是我的人生定位，以让世界更好地了解迪庆、认识香格里拉。

最后，因为迪庆州人大副主任、州工商联主席陈俊明在看了电影《无问西东》后被感动，所以他选择邀请一批青年撰文展示自己的风采，他希望看到香格里拉青年人努力奋斗的身影。如果青年人没有希望，或者青年人看不到希望，这个地方未来将会是件难以想象的事情。而我也因此被感动，感动于这位前辈去做一个真正的倾听者，也感动自影片《无问西东》带我们走进了一个多种情感交织在一起的真情世界，每一段情感都产生于故事主人公的真心。面对民族危难，他们用决心撑起拯救民族的负担；面对生活逆境，他们坚持自己的初心，做最正确的选择；“心之所向，无问西东。



油菜花开黄如金

◇ 钟芳 / 文 / 和泰君 / 图

周日，行走在乡间的阡陌上，春风吹过，一阵亲切而熟悉的馨香扑鼻而来，轻轻地闭上眼睛，做一下深呼吸，芳香越发沁入肺腑，中间还带着几分泥土的气息。这是油菜花香，原来又到了油菜花盛开的时节。

油菜花盛开了，漫山遍野，一片灿烂金黄，正是一年乡村最美丽的时节。远远望去，黛色的远山与潺潺的溪流，金灿灿的油菜花与一望无际的田野，由近及远，蔓延开去，绘出了一幅美丽清新的田园诗画。四面八方的油菜花怒放，涌起层层金色的细浪。青葱翠绿的茎叶间，怒放的花儿、欲放的蕾儿、还有半开半合的花骨朵，它们手拉手、肩并肩，互相渲染着，吐着蕊香，弹奏着春天的明媚。

一树菜花千朵黄，满目尽是黄金甲。那一朵朵、一片片、一簇簇的黄色花瓣都争着、抢着、挤着、挨着，以千娇百媚的姿态竞相媲美，把乡村装点得赏心悦目，孕育着一个春天的童话。明媚和煦的阳光照在花海上，光线玲珑地跳跃几下，就被油菜花的金黄弹得四散，分外耀眼，天地变得豁然空明明亮。

闻香而来的蜜蜂，追花而舞的蝴蝶，都嘤嘤嗡嗡地在花间翩翩起舞忙碌不停，尽情地吮吸着油菜花的乳汁。我信步走近，一下子有种回到少年时的感觉，童心荡漾，情不自禁地吟诵起南宋杨万里的诗：“儿童急走追黄蝶，飞入菜花无处寻。”在诗人的笔下，一群天真可爱活蹦乱跳的追蝶儿童，面对一片金黄菜花搔首踟蹰、不知所措的生动场景，呼之欲出。

这情形很深刻。故乡地处江南水乡，油菜花开时是金灿灿的一片，铺天盖地的黄，那是一种气势磅礴的金色之美。童年的春天里，我常和小伙伴们成群结队地钻进油菜花丛中，争先恐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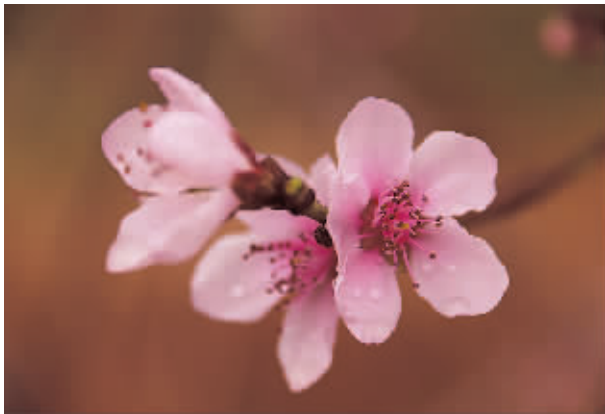


地扑捉着蝴蝶，那金色的海洋在我们的穿梭下，被撞得枝叶直摇，欢快地荡起一层层涟漪。缕缕清香，或浓或淡，或急或缓，直钻鼻息，那花香醉了你，那蜂儿馋了你，那蝶儿惑了你，好一幅心旷神怡的美丽画卷，美得纯净、美得朴实。现在回想，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！

沐浴在这流光溢彩中，被这一大片的金色的浪漫没其中，伸出手去，几乎可以感觉到香气在空中流淌，整个的人都被花的醇香浸染透了，物我两忘，一切显得那么恬静。我欢喜的目光拂过一朵，又一朵……心儿感到特别温馨、洁净，于是，我的心也像那铺天盖地数不清的绚丽的花儿，在无忧无虑地开放着。

最是一年好去处，花海人家在郊野。油菜花在乡村旷野随处可见，是最平凡不过的，也许在现代都市人的眼里根本就算不上是花。然而，在我眼中，油菜花是与众不同、无与伦比的：它们总爱一片片地、一团团地甚至一簇簇地开，它们会占据整个春天，只要春潮一动，春风一吹，就像被施了魔法，千千万万株油菜花仿佛一夜之间汇成花的海洋同时绽放，排山倒海，淋漓尽致，给人一种生机勃勃、热烈奔放、不可抗拒的壮美。轰轰烈烈一段时日后，在阳光的炙烤中，颗颗果实悄然厚重，蕴含着农人憧憬的喜悦。

从乡间田野的泥土芬芳中，感受春天的味道，找寻我远去的童年。在油菜花深处，用心欣赏。那金黄的世界里，到处都洋溢着清心怡人的甜美，宛如一杯陈年酿酒，在我的梦中荡漾、飘香……朵朵花儿灿烂，暗香浮动，心静神明，荣辱皆忘。



从头九数着数着就到了七九，隔江的杨柳便已垂下鹅黄的枝条。柳黄是初春里最让人内心荡漾的色彩，一缕缕春风把春的信息传递到每个人的心上。我便在春天里静静地等你，等你一起看着花儿含苞、盛开，直到眼前一地的落红。

春天的江面出奇的平静，以至于江底的石头都清晰可见。天上的浮云不小心落到了江底，随着水面的波纹一起荡漾。水流蓝莹莹的，如同碧玉一般。我们一起坐在江畔，听春风与流水的对话，看着鸟儿在江畔即将飘飞柳絮的枝头欢呼跳跃。

“阳春布德泽，万物生光辉。”在阳春的韶华光景里，柔美的金沙江两岸，村庄走进水彩的画面，层层梯田上，蚩蚩已经开始唱起不老的情歌。坐在田埂上，似乎可以听见麦苗拔节和出穗的声音。油菜花描绘出一地又一地的金黄，空气里弥散的是菜花和蚕豆花的香味。

孟浩然曾在《春中喜王九相寻》中写道：“二月湖水清，家家春鸟鸣。”春节来临时，屋檐上的两对燕子迫不及待地飞回来了，叽叽喳喳的欢呼声打破农家小院的寂静。据说，燕子是“富贵鸟”，过去村子里瓦房不多的时候，燕子专门选择瓦房的屋檐下垒窝，如今家家建起了楼



房还钉上了天花板，小燕子找不到家了。喜爱燕子的人们专门给燕子垒窝搭建小平台，把一对对报春信的燕子吸引到小院子里。

我们看着小燕子在院子里飞翔，享受它们带来的动听声音和欢快舞蹈，在春天里感受鸟语花香。

除了院里的春兰散发出的馨香，小院周围的果树都在春风里苏醒，木瓜树、樱桃树、梨树、李树、杏树和桃树都走出了冬季的蛰伏，含苞、绽放、结果都按程序地往前推进，让人禁不住内心的狂喜，想唱一首关于春天的歌或者吟诵几句关于春天的诗句。

在春天的阳光下，可以听见花开的声音，那是花朵与春风的呢喃，讲述的是在漫长离别之后的思念，那是一种必须用心倾听的自然之音，是远离喧嚣的一种诉说，也许枝头的鸟儿和我们才能听见。

清雅的小米花、伤感的楸木花、艳丽的樱花都已经在这场春风和春雨的滋润里开始含苞，不管是可以结果的，还是绽放了与果实无缘的，每一朵花儿都会真情绽放，把美丽留给一年中最美丽的季节。

春天是迷人的，总让人的心荡漾起来，想着能与投缘的人一起静待花开花落，或者用一生等待一朵花开。

欢乐de“二月八”

◎张国华 朱洁 和王玉 文 / 图

又是一年春来到，桃红柳绿百花香。在春意盎然的三月，三坝乡白地村迎来传统节日“二月八”。

有资料记载，白水台是纳西族东巴文化的发祥地。相传农历二月初八是纳西祖师创造白水台的日子，即为“仙人遗田”，教会纳西族人民用梯田的方式耕作种植庄稼、繁衍生息。故每年的农历二月初八，白地村村民都要盛装到白水台祭拜，欢度佳节。“二月八”对白地村民而言，隆重的程度不亚于过年。

今年“二月八”，天还没亮，白地村家家户户便忙碌开了，女主人们忙着将当天野炊用的锅碗瓢盆、饵块粑粑、蔬菜水果、零嘴小吃、柴禾等一一装篮；姑娘小伙们开始梳妆打扮；孩子们拿着新衣裳在身上比试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

伴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，众人牵着马、背着竹篮、腋下夹着一只鸡，四面八方向白水台聚拢。前往景区的三条盘山路上，人群、马队排起长龙。纳西、藏、彝、傈僳、回等少数民族群众身着盛装拾阶而上，欢笑声、歌声、马铃声回荡在山间，白水台在春日阳光的照耀下热闹起来。

9:00左右，白水台四周林地里陆续升起炊烟，各家各户开始烧水杀鸡、淘米洗菜。虽然每个家庭都有一二十人，但大家分工有序，有的添柴加水，有的清洗炊具、有的煨茶，有的烤饵块，有的炒菜……为了这顿饱含亲情与温情的野外团圆饭，人们忙碌并喜悦着。一会儿功夫，以村民小组为片区，以家族为单元的火塘上，数百口锅灶冒出腾腾热气，火腿、鸡肉、红米饭的香味弥漫了整个林子。

吃过午饭，人们聚到林间空地，手拉手跳起《阿卡巴拉》、《呀哩哩》等舞蹈。时而高亢、时而低沉的对歌，时而欢快、时而悠缓的舞步引来本地村民和游客陆续加入其中，身着纳西、藏、傈僳等民族服饰的人们手拉手舞成圈，白水台成为民族大联欢的舞台。

当夕阳西下，白水台披上一层金色的余晖时，人们才依依不舍散场，相约明年的再次聚会，三三两两向家的方向走去……

